



《女儿,爸爸在》:单身父亲带娃记

□ 丁燕伟



当今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,离异家庭越来越多,造成了家庭新的情感关系和亲子关系。当母爱缺失,单身父亲如何养育幼小的女儿?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的《女儿,爸爸在》一书,描写了现役军人杨泊“计划内离婚,计划外带娃”的艰难经历。这对鬼马父女相爱相杀,抒写了一段感人的情感故事。



如果夜阑人静,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《如歌的行板》,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。只要还在人间,你就不会完全麻木。

——王蒙《行板如歌》

英雄主义并不那么重要,幸福才是更不易得到的。

——[法]阿尔贝·加缪《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》

孤独一人也没关系,只要能发自内心地爱着一个人,人生就会有救。

——[日]村上春树《1Q84》

在我们看来,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。凡是必然发生的事,凡是期盼得到、每日重复的事,都悄无声息。

——[捷克]米兰·昆德拉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



直击社会热点

本书取材于作家的亲身经历,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内心的微妙变化都真实而令人信服。

书中反复探讨一个问题:陪伴孩子成长是否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,甚至放弃自己的幸福?这个话题反映的是当代所有适婚青年以及已婚男女的焦虑。近年来,年轻人的结婚意愿不断走低,丁克家庭也越来越多。其中不乏对“养娃”成本的畏惧,也不乏对放弃个人幸福的忧虑。

小说主人公杨泊在经历了孩子生病、失足落水、自己遭遇车祸受伤等一系列打击后,先后作出“让姐姐带娃”“把娃送给朋友”等决定。但是女儿内心的呼唤让他终于觉醒:女儿要的只

是自己的陪伴,这是谁都无法替代的。因此,他最终决定兑现对女儿的承诺:爸爸在!永远在一起!到这里,我们看到,父女的相依相伴让彼此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色彩!

借鉴电影手法

《女儿,爸爸在》一书的作者刘干民擅长讲述动人心弦的情感故事。在书中多次借鉴电影手法,刻画父女相处的细节以及主人公“失去”女儿后的情感波澜,带给读者全新的感受。

书中描述了杨泊在晾衣场上晒被罩,女儿则淘气地借被罩为道具恣意玩耍的场景。蒙太奇手法和画外音的运用,很有画面感,能让读者跟随作家的笔触沉浸其中,感受父女相处的美好。

作家还善于使用空镜头来交代时间、空间,抒发人物的思想情绪,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。如书中写让大姐带走女儿,杨泊酒醉后回到宿舍,采用了空镜头的手法:打开宿舍,打开灯,镜头中出现的是“亮得刺眼的节能灯”,紧接着是“墙角的一辆儿童单车”。这两个意象颇具象征意义,“刺眼的灯”和“墙角的儿童单车”分别象征着因为女儿的离去自己内心遭受的谴责和无边的孤独感。

为父者读此书,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,总结育娃的经验得失;为人母者读此书可以体会父爱的不可缺失,平衡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的定位;中小学生读此书,可以看到中国式父亲对儿女的付出,重视亲情、学会感恩。

荐书台



《考古有点意思》: 写给大众的考古版寻秦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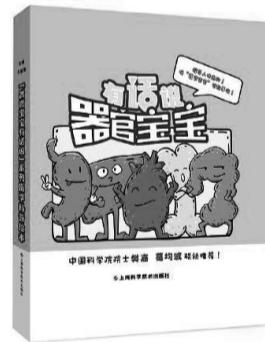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考古大咖写给大众的考古版寻秦记。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和秦咸阳城发掘领队许卫红,根据30年来亲历的发掘现场,结合秦帝都咸阳60年的考古发掘成果,从考古发现的物质凭证,讲述史书上没有记载的秦人生活场景、秦国崛起的秘密,以及秦人创造的绚烂文化。

(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)

《器官宝宝有话说》:趣味科普“说教”

本书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权威专家编写。该系列绘本一套五册,以“器官自述”为特色,通过心脏、肝脏、骨头、胃、肠道5个可爱“器官宝宝”(心跳跳、肝胖胖、胃娇娇、骨壮壮、大肠君小肠君)的生动叙述,图文并茂,并配以有声读本,带领小读者了解人体重要器官的构造和不良生活习惯对健康的影响。

(本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)



一个人的坚持

□ 余显斌

我17岁时,他19岁。那时,我们是同学,是学校闻名的“两支笔”。我21岁,他23岁,我们师范毕业,成了小镇同一所学校的教师。

不久,他调走了,到了一个偏僻的山里学校任教。他教书,写文章,游山玩水,过着古代文人笔下的田园生活,从来不去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。

他再调回来时,已经是几年后了。他没有多大改变,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,身上的书卷气更浓了一些。而我,领着一份教师的薪水的同时,已经拥有一个不小的商店。

我们后来的分别,则是由于市重点中学的招聘。

当时,他信心十足:他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,应聘被招,非他莫属。但结果却出乎意料:我们同去的几个人都

应聘成功了,而他,却落选了。

他很沮丧,一直到第二年招聘,为鼓励他,我才揭穿了谜底:“现在的招聘,谁看才?都是看‘财’。”我把“财”字咬得很重,提醒他。

他听了,愣了一会儿,然后坚决拒绝了我的好意:“人,总得有个道德底线。做教师的都这样,怎样面对学生?”我苦笑,十几年过去了,他仍是校园里当年那个青葱的青年;而我,已成熟老辣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认了。

带高三的那年,学校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。一天,学校领导特意告诉我:“上学年,他在普中带高三,带得很好。他的班上,除一部分考上大学外,还有一部分成绩不错的复读生。今年,他担任复读生的班主任。”

领导的意图,明显不过——把那

些复读生挖过来。几天暗地里活动,他的学生中,有很大一部分都答应跟我走。走的时候,是个雨天,他打一把伞,来送行。一切,都在他眼底。我站在那儿,红着脸,很惭愧。学生们也低着头。

他笑笑,很豁达,说:“无论走到哪儿,都要注意身体,好好学习,不要让我失望。”他的眼圈红了,孩子们的眼圈也红了。

然后,他走近我,拍拍我的肩:“孩子们都交给你了,一路注意啊!”

车子走了好远,回过头来,看见他仍立在细雨中,静静地、孤独地、落寞地、倔强地站着。

有个学生说:“我们的老师真可怜!”一句话,车里响起了一片啜泣声。那一刻,我的眼圈也红了,为他,为我,也为了孩子的话。



波恩的音乐家

那是1770年12月月中的一天,当路德维希·范·贝多芬在德国波恩出生时,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·弗里德里希已统治其领地将近十年。他被认为是当时具有仁德的统治者。虽然,这些仅是有趣的历史细节,但当我们讲述对象聚焦于“维也纳三杰”之一时,这些信息也许并非毫无意义。贝多芬当然无法预料,他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降生,将成为音乐史上的动人一笔。

对于贝多芬一家来说,选帝侯并非仅是君主,更是他们重要的直接“雇主”。与贝多芬同名的作曲家祖父就曾任宫廷乐长。他的儿子约翰·范·贝多芬,即贝多芬的父亲,曾在选帝侯合唱团中完成了他从男童高音到男高音的整个“职业生涯”。

当慈爱的祖父去世时,我们的作曲家只有3岁,整个家庭因“乐队长”的离世一落千丈——后来,约翰·范·贝多芬开始依赖酒精,但这个家庭同时有了一个新目标:因显露出惊人天赋,小贝多芬必须接受音乐教育。在那些年间,音乐界的理想目标是莫扎特:那是一个关于神童的故事,他的父亲利奥波德·莫扎特带着他,或更确切地说带着两位神童环游半个欧洲,享受殊荣。这启发了波恩的这位唱诗班歌者:虽自身已经前途无望,但他的儿子或许能有所作为。

贝多芬开始作曲的时间已不可考,关于他第一次公开演出的记录,是在他8岁之时,当时的报纸广告这样写道:

今天是1778年的3月26日。在斯泰恩巷的学院音乐厅,选帝侯宫廷男高音贝多芬先生荣幸地为您介绍两位他的学生:女高音艾薇多克女士及贝多芬先生6岁的儿子。我们会先为您献上多首咏叹调唱段,随后是钢琴协奏曲和三重奏表演。能为尊贵的诸位表演令贝多芬先生深感荣幸。

当时的动机已不得而知,但可以确定的是,在五年后诞生的三部奏鸣曲封面上,贝多芬的年龄依旧少写了两岁,正如上面那份音乐会宣传单一样。

(节选自《我的贝多芬:与大师相伴的生活》[奥]鲁道夫·布赫宾德/著 马莉娜/译)